

2010年6月1日

“出”場！“入”場！

“爲何你總笑個沒夠？爲何我總要追求？難道在你面前，我永遠是一無所有？”一位樂評人說過，它總是像幽靈般拷問著我們的心靈……

1986年的某天，一位青年人向世界吶喊出中國的第一首搖滾樂，曾激起了我那整一代人的迴響！然而成年後的我，在週邊的所聽所聞所見中，沒想到在世界千峰已轉的新世紀，我們埋首建設繁華與多元的結果，傳承下來的卻依舊是新一代年青人，內裡這同樣的、既沉重又耐人尋味的“一無所有”。不禁要問，我們“未來的主人翁”是何時在無言中變成了“時代的囚徒”？

蔡元雲醫生曾沉重地說：“現在的香港社會是集體設計——我們的年青人是沒有用的！”當年就讀中學時一位老師的“醒世良言”：“記住，在你們面前只有兩條路——成功，抑或失敗！”我們努力地拚搏著活出他人眼中的“理想”與“價值”，也的確引來不少旁人的羨煞目光。可是，我們真的成功了嗎？我們這一代難道不也是、也曾在集體設計中沉浮、掙扎？

對於電玩、網絡的難捨難離，在“搞gag”的面具下，我看到了，黑白照片與數碼相機顯影出來的，原是沒兩樣的圖像。今天的年青人同樣地渴望被愛被接納，渴望父母、渴望有人給他們信心、踏出自己的前路，渴望生命師傅的引領，渴望找到自己的召命，渴望一顆好奇的心能夠“敢夢”、“想飛”……

心中迴響著四個字：入場！出場！

入自己的場——“點”的建立

誰能醫治得了這扭曲、痛苦的世界？沒有人。但我們的盼望在於，以馬利內的上帝會幫助也正是要幫助我們，找到各自被造的尊貴與寶貴。雖然年青人也許並不懂得該如何找回“我是誰？”不懂得聆聽內在的聲音，不懂得再大的創傷也可以被這位賜予“知遇之恩”的上帝轉化，不懂得生命的價值在於我們有屬於自己、由慈愛天父而來的召命。可是，作爲走出了流淚谷、重生的我們，便能用所得的安慰，安慰這些後來者，讓他們知道如何在廣漠宇宙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。

入別人的場——“線”的建立

沒有人是個孤島，擁有上帝形像與召命的我們，與生俱來便與大地山川、動植生物、父母師友有著不能分割的關係。然而，“彼此相愛”是我們的渴求，可“彼此傷害”卻是不爭的現實。與年青人脫軌、相鬥的長輩，他們也是負傷

者，我們可否幫助年青人“入”身邊這一個個“他”與“她”的場？在別人的創傷與故事裡，讓他們找到共鳴、同感，看到彼此渴望愛與被愛的羞澀與膽怯的同時，將每一個原本孤獨、陌生的“點”以知與愛相連。

入世界的場——“面”的建立

大自然的美麗與哀愁，呼喚著我們寄予同情、幫助與欣賞，我們能否引導他們進入這些“他者”的場，引發他們重修有情天地的悲憫？星空之下每一個的角落，都一幕幕地上演著許許多多與年青人們同樣的喜、怒、哀、樂。我們又能否牽引著他們進入遠方異鄉者的場？伸出關懷、代禱的手，釋放心靈柔軟的空間，延伸、開拓“線”的長度與寬度，以比網絡更無際的感通之情，讓他們看到世界各族乃是一個整體？

入歷史的場——“體”的建立

歷史是智慧的累積，歷史是前人的血淚，歷史是“我”的從何而來，歷史是勇氣的榜樣，歷史是迷茫時的良師益友，歷史是人踏出來的崎嶇之路，歷史是上帝恩情的印記。我們可否幫助年青人走入歷史的場，從中找到更多的生命師傅，開展一個從上而下的立體多維空間的視野？

入上帝的場——“體”中的內涵

上帝是一切豐盛的來源，是愛、是道路、是真理、是生命。我們能否幫助年青人進入上帝的場，使整個“體”不斷從這源頭獲取真正、不竭的養料與力量？

說到此，是否會想問一句：為何只聞“入場”聲而不見“出場”影？其實，每一個“入場”都正正說明了，我們需要先“出場”——離開自己的安舒區，打破我與他者的藩籬，放下自我的成見，才能以真正開放、尊重、關愛的心“進入”而非“侵入”另一個場。

一如 J.M.Dawn 在《The Courage to be God's Servant》一文裡所說，無論我們多麼認清目標、勇於實踐，多麼委身於為己為人建立生命的浩大工程，不可喧賓奪主的是：設計者與成就者總是上帝自己，而非再如何仍是軟弱、被罪纏繞的我們！因此，就讓我們、整個沙宣家，以信心與禱告來等候、仰望、聽命於這位生命大師傅的供應與指引，一同在“家”中與我們的新世代迎向召命，一起“出”場“入”場吧！